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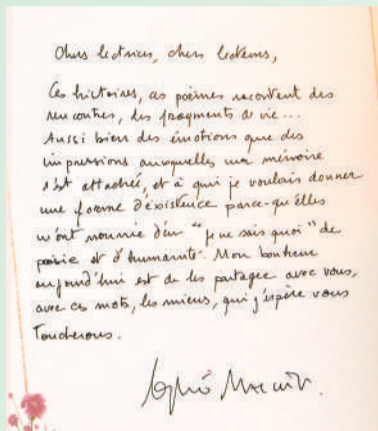
暗河

苏菲·玛索(法国) 黄荭[译]

文学是跨越山海相通相知的心灵密语。
世界文明的百花园里，文学之花姹紫嫣红，每一朵都扎根于独特的文化土壤，绽放着不可替代的芬芳。

今日起，本报推出“百花园”专栏，刊发世界文学作品。让这座“百花园”带我们一同领略多彩风景。在万千种美中，照见彼此灵魂深处的共鸣。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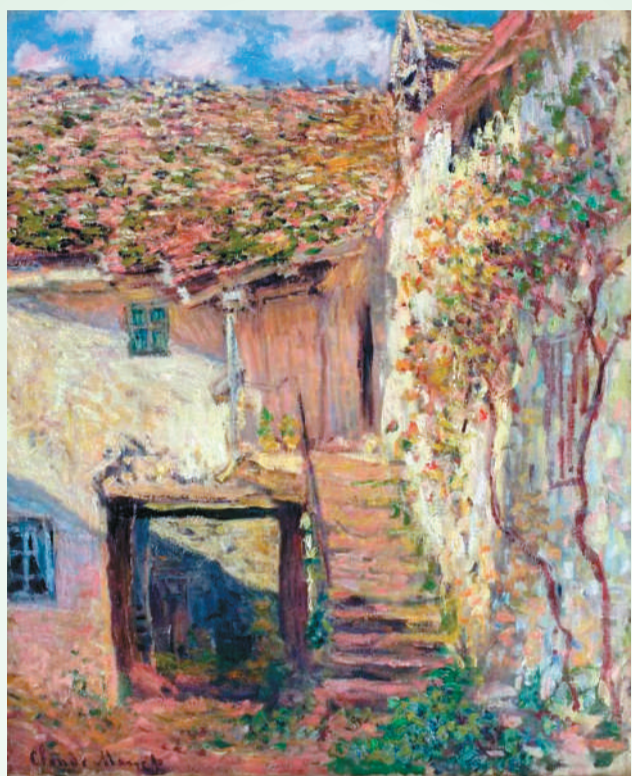
写给中国读者的信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我的)故事和诗歌，讲述的是一次次相逢的瞬间、一个个生活的片段……还有那些萦绕在记忆中的情感与印象。我想赋予它们一个存在的形式，因为它们曾用某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诗意和温情滋养了我。今天，我的喜悦就是将它们与你们分享，希望这些文字，我的文字，能触动你们的心弦。

致意。

苏菲·玛索



《台阶》克劳德·莫奈

德基艺术博物馆藏

他们租住在郊区的一栋小屋，一楼，带一个车库。他们有社保号、一条德国牧羊犬和一辆雷诺16。

他没有未来规划，月收入仅够勉强糊口。只顾填饱今天的肚子，忘了昨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前半个月还有点盼头，至于后半个月……只能即兴发挥，想方设法，努力不让生活脱轨。

没有照片，没有行李，没有计划，没有远方。每天都是从零开始，从头再来……去垒砌随时会垮掉的日常。他们一无所有，像野生的兰花一样活着，无土无根，长在国道的路边。一枝花茎就足以撑起他们，这枝花茎名叫法兰西。父亲崇拜戴高乐，母亲迷恋电影。他们是在教堂结婚的。

肥堆在花园尽头静静地燃烧，散发出湿气和泥馨。这是一堆不起眼的火。烤箱里正烤着樱桃蛋糕。甜甜的香气一直飘到刚打开的大门口。埃莱奥诺尔猜到是哪双手揉的面，她认得厨房和女人特有的香气，书包都没有放下就径直跑去扑到母亲的怀里。

厨房的墙壁刚刚刷了红色，但天花板还保留着原来有点灰扑扑的白色。这个房间层高很高，母亲也很高挑，至少孩子看她在天花板的灯泡下走来走去时有这个印象，眼前总有三角形的身影晃来晃去。

她帮母亲擦拭小餐具，擦完后放在干净的抹布上晾干。

“你不用把什么都收拾好。”母亲笑着说。

她坐在沙发上，缝补袜子和裤子上的破洞。埃莱奥诺尔待在她身旁，一个接一个地从糖果盒里拿出裤子和衬衫的纽扣。在餐桌的打蜡托盘里，纽扣在她的食指下滑动，拼出一朵花、一棵树、一个太阳、一个五颜六色的脑袋上的一只眼睛。

这是周日早上，父母出去买东西了。埃莱奥诺尔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候他们回来。埃莱奥诺尔不喜欢花园尽头腐烂的肥堆，也从来不去那边晃悠。

每逢周日，大人们花在午餐上的时间比平时长。

他们抽烟、吃喝、闲聊，胳膊肘支在只有用到时才打开的折叠桌上。小姑娘在父亲坐的椅子的桌腿边缠来绕去，就像新生的爬藤攀缘而上，借助父亲的一条手臂爬到他身上，安顿在他的臂弯里。任谁劝也劝不动她去和其他孩子们玩耍。她很珍惜这条搭在她手臂上的胳膊，让原本截然不同的男人和小孩浑然一体。当他们的胳膊触到一起，她感觉到的只有她自己的手臂，不过因巨人之力而升华。她也成了巨人，和他融为一体。

父亲手边总有一包蓝壳壳烟。小女孩总忍不住要把外壳拆开，滑出内壳，每次看到神奇的铝箔纸都惊叹不已。只有拥有神通的炼金术士，才能化不可能为可能，才能把水和光融入一张纸里，像珠宝一样精美。这东西的魔力，孩子心想，只能是可怕而摄人心魄的。

餐厅里茨冈香烟的袅袅青烟。

变成雾蒙蒙的一片白。

周日午后的阳光照得桌布空落落的，人都不见了。闲置的椅子似乎很惊讶人们就这样把它们孤零零地撇下了。

平日里则不同，孩子们在厨房吃饭，睡得更早。他们很少看到父亲，他是载重卡车司机，早出晚归。

隐没在阴影中，两个孩子茫然地听着父母争吵声的变化，大人们烦躁的身影时不时地切割着从他们卧室门缝底下透出的光线，就像摩尔斯电码一样。

在离他们家花园栅栏仅几步之遥的地方，又传来一声悲鸣。它来自暗夜深处，巷子尽头。那是一列由老旧、生锈的车厢组成的队伍发出的哀号，它正朝着最终的目的地拖曳前行——那是位于国道边缘、距房子百米开外的一个调车场。“不断赴死的列车”，埃莱奥诺尔躺在床上听着。

在闭上眼睛之前，她总要最后确认一下，每晚母亲哄她睡觉时提到的那两个小天使究竟是何模样，它们是否真的飘浮在她的上方。

各种物体，活的也好，看不见的也罢，埃莱奥诺尔不做区分，火车呼啸而过。

汽油发动机的轰鸣声震得临街的房屋窗户微微颤动，那声音如雪崩般滚到客厅的地砖上，碎了一地。心底暗生的希望让母亲的肩膀轻轻抽动，她忍不住侧耳聆听火车发出的每一次轰鸣，直到声音完全消失殆尽，然后蜷缩着身子，等待新的轰鸣。每一次火车经过，她的心都猛地一跳，随后又失望地坐回到矮小的沙发上。

“没有什么比写东西被人理解、被人倾听更美妙了……对我而言，不去演绎别人的故事，而是把我的感受说给自己听，这非常重要。”谈到文学创作，苏菲·玛索坦言：“写作更难，因为句子不是现成的，每一个句子都要独自去找，而如果是拍戏，有现成的本子，演起来就容易多了。”她非常珍视阅读和写作对她的滋养：“我知道多亏了文学和书籍，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大门……”这个奖项无疑给予了她极大的鼓舞，看到她已写作得到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她也由衷地希望这份美好“能一直延续下去”。

《暗河》是苏菲·玛索的第二本书，从整体上看，和她1996年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说谎的女人》一样，一眼就

“他又要很晚才回来，没个准点儿。我呢，至少我在这里，我保护着他们。孤身一人，我独自守着我的两个孩子。”

她数着日子，一小时，一天，一星期；她在房间里数着自己的孩子，两个，两个孩子。她在潮乎乎的床单上辗转反侧，从各个角度回望自己的生活。

他整宿都和酒、酒精厮混在一起，一脸疲惫和绯红。卡车的引擎才刚熄火，他就又要赶回去工作了。而她，她僵立在那儿，如鲠在喉。她咒骂着，骂他是个酒鬼，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她此刻的样子一定很丑吧，太阳穴上的青筋在皮肤下暴起。她泣不成声，嗓子如刀割一般。再度出发的时候，他已经变了模样，换了干净且熨帖的衣服，不过依然穿着那件小混混的夹克衫，晃着膀子，一脸不受人待见的神色。

为了不让埃莱奥诺尔哭个没完，妈妈不顾医生的建议，带她去医院割了阑尾。晚上，探视时间过后，一种巨大的空虚在走廊上游走，敲打着每一扇门。病中的埃莱奥诺尔看着自己病房的门关上，将她父母如两道水彩画般的身影挡在外面。躺在床上，浑身麻木，她徒劳地想要留住他们，却无济于事，黑夜已将他们一下子吸了进去。她无法喊叫，肚子同样绞痛难忍。

“他们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躲在被子里，埃莱奥诺尔很害怕，啜泣着，像她母亲那样在心里盘算：“爸爸不在，妈妈不在，他们在哪儿？消失了，被吸走了。他们被带走了。他们已经死在路上了……”

她从来就没得过阑尾炎。现在，可以肯定，以后都不会得了，但她依然腹痛难忍，如刀绞一般。

很少听到谈论假期。假期，就是孩子们不用再上学去的日子。他们留在家中，在大街上骑骑车，溜溜旱冰，或常常一整天不见踪影，消失在他们家花园栅栏后面的那个采石场里。那片荒地空荡荡的，像一个王国一样辽阔。没有一天吕克不满足是蝌蚪的水塘那儿带点东西回来：几条蛇、被狗咬的伤口或不可思议的故事。屈从于哥哥的长子特权，埃莱奥诺尔必须相信哥哥告诉她的一切。自从母亲复工后，埃莱奥诺尔不敢再冒险靠近栅栏，生怕哥哥会强行把她拖到蛇蝎遍地的“虎穴狼窝”去。她只满足于乖乖地在花园里转转，确认周遭环境安全无虞，然后再继续遐想的游戏。

她很清楚草间故意留在这儿那儿的石头和木棍是冲她来的把戏，但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埃莱奥诺尔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双膝抬到下巴的高度，连声叹息，头枕着手臂来回滚动。好奇的三叶草沿着台阶攀缘而上，想要触碰她，凑近了看看她，但小女孩似乎百无聊赖，任由自己沉浸在某种愁绪里。地上一直不安分的碎石，必要时，会有四五十粒成群结队急急匆匆涌来，如海浪般滔滔不绝。女贞树下，万籁俱寂。睡觉的石子，默默无语，猜测有重大事情正在发生。的确，下午5点的阴影升得很慢，已经吞没了对面街道大半的路面和电线杆，它很快就蔓延到埃莱奥诺尔坐在那儿出神的第一级台阶。阴影已经穿透了她的胫骨，把石阶染成了黑色，继而漫到她膝盖的位置。女孩双手托腮，还在描绘着朦胧的梦境，对一切浑然不觉，而黑夜寂静的潮汐不断上涨。她的胳膊肘就像两根吸了黑色潮水的麦秆，手臂也被灌满了。

“必须做点什么！”碎石呐喊着，大地随之战栗。所有一切都聚拢成队，严阵以待。雌蕊拉响警报，玫瑰两眼一翻差点昏过去；芍药不受蛊惑，血气方刚；薄荷屏住呼吸，忍住不打喷嚏。所有一切都做好了行动的准备，甚至连圣约翰草都悉数而至。

但就在阴影完全吞没她之前，埃莱奥诺尔已起身去看落日。花园虚惊一场。为了最终转移它们的注意，埃莱奥诺尔爬上了酸樱桃树最高的树枝，心怦怦跳，松手跃入虚空。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这棵树，她的所有小伙伴、堂兄弟、哥哥都不如她，只有她能爬到树梢再纵身一跃而下且安然落地。所有生灵都知道，它们永远都可以信赖她。

儿童房有那么多黑，黑到谁都看不见她？埃莱奥诺尔躲在床底下，躺在那里哭泣。她用手指抠住床垫的弹簧，勾在床垫网格上弯曲的一根根手指，就像悬挂在树枝上的一声声祈祷。但她不知道如何祈祷，只能用手指勾住她的梦。儿童房真有那么黑，黑到谁都看不见她吗？若果真如此，或许她会被一条地下暗河卷走。

(信件及正文内容有删改)

■作家小传

苏菲·玛索是法国演员、导演、作家，曾主演《勇敢的心》《芳芳》等多部经典影片。

从半自传体小说《说谎的女人》到虚构作品《暗河》，苏菲·玛索的文学之旅不断深入，以文字探索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她的作品近年来获得法国文学界的关注。

能看出这个文学爱好者“藏不住”的写作抱负：对文字的雕琢，对细节的打磨——尽管偶尔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印象——努力去捕捉一个个“决定性的瞬间”、那条在记忆中奔流不息的地下暗河一次次隐秘的涌动。《暗河》中20篇长短不一的短篇和诗歌，像一组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变奏，彼此应和，互为交响。“从电影片场到童年花园，从豪华酒店到荒芜空地，每个场景中的女主角（女儿、少女、恋爱中的女人、母亲或祖母）都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身为女性的命运——无论是通过身体、角色，还是血脉传承。”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文本看作是苏菲·玛索本人的20个剪影，就像法文版封面下方出现的她儿时的照片——半张少女的脸，只看见头发和眼睛。尽管作者在版权页特别强调，坚称这是一部“虚构作品，一切皆是作者的想象”，但眼尖的读者不难看出其中端倪。或许写作之于从商业电影走向作者电影的苏菲·玛索而言，就是聚光灯下的“隐身术”，一个矛盾纠结的捉迷藏游戏，既想藏起来不让人发现，又希望刻意埋下的线索被有心人找到。

每年11月到次年3月，越冬的黑颈鹤从四川若尔盖县、甘肃玛曲县等地迁徙到贵州西北部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们每年如期而至，赴一场无言的约定。

草海是一片广阔的宁静湖泊。这里是典型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生物资源丰富。每年到这里越冬的候鸟约有10万余只，包括黑颈鹤、黑鹳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候鸟是草海的主角，每当它们到来，这里顿时化身一幅万鸟齐飞、万鸟和鸣的画卷，在山水间铺展。

黑颈鹤对于威宁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每年黑颈鹤飞回草海，我的朋友、热爱摄影的朋友们便“躁动”起来，不时在社交群里发消息，相互询问午后是否有人去观鸟。经常有人问我哪里适合观鸟，我乐于给大家推荐路线，同时也一定会反复叮嘱，提醒他们带上望远镜或长焦镜头，不要影响候鸟栖息。

冬季的威宁昼夜温差大，有时气温会降到零摄氏度以下。对摄影爱好者来说，遇上下雪之类的天气格外令人惊喜，飞扬的雪花能给照片“加分”。我每年都和朋友去草海拍黑颈鹤，长焦镜头下的黑颈鹤时而低飞掠过水面，时而高亢鸣叫，仿佛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诉说着对这片水域的热爱与依恋。

很多威宁人都知道那位叫戴尔军的草海保护区管护员。他20多年如一日守护草海和黑颈鹤，早上6点便带上望远镜、笔记本出门到草海巡查，记录当天鸟类活动情况、清理保护区内的非法渔网等，有时还要背着50多斤玉米去投食。

后来，儿子戴庆林接过父亲的工作手册和他用了20多年的望远镜，又以草海保护区管护员的身份走进草海，学着去接触父亲视为珍宝的鸟儿，去记录、整理鸟儿的数据。

这里还有刘广惠、赵国平、吴广荣等草海保护区管护员，他们日复一日守护着草海，守护着黑颈鹤这“高原精灵”。

与刘广惠相识之初，我们交流不多。除了日常巡护工作，刘广惠也是一名生态摄影师。每到候鸟飞回草海的季节，他就带着长焦镜头，在巡护过程中拍摄草海的晚霞、林鸟等，用镜头记录草海的四季，记录黑颈鹤展翅、飞翔的瞬间。

在本地摄影群里，刘广惠每次分享新的摄影作品，都会引得群友点赞、讨论。刘广惠用望远镜监测鸟群觅食、栖息状态，能够凭叫声精准分辨200多种鸟类，30米内近距离观察无需伪装。刘广惠是候鸟信任的“守护者”，已经在草海守护候鸟近40年。

每年冬季，全国摄影师慕名而来。清晨的草海云雾缭绕宛若梦境，黑颈鹤在破晓时醒来列队，飞往周边的田间地头觅食；傍晚，山峦层层叠叠，黑颈鹤在油画般的天空飞翔，给了摄影师许多灵感。

大学毕业，我回到县城工作，单位就在草海边上。这片碧波荡漾的水域，总是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芦苇丛生，随风摇曳，仿佛是大自然以细腻笔触，勾勒出生动画卷。秋冬季节，水鸟不时掠过水面，留下一串串涟漪，更添几分生机与活力。每当我端起相机，内心总有说不出的感慨。草海为威宁人仪态万千地美丽着。

归乡数年，草海无边的绿、浩渺的水，连同那鹤鸣和风声，都已妥帖地安放在心里。我想，威宁人的骨子里大约都浸染着草海的性子。外表朴素沉静，像这湖水，惯看春秋，默默承载；内里却有一份蓬勃不屈的生命力，像水草深深扎根，向着阳光与水面，蔓生出自己的春天。

这片高原上的水域是威宁人永不干涸的乡愁。春耕时节，黑颈鹤又将北飞。但威宁人总在茶余饭后聊到黑颈鹤美丽的传说，聊起秋日黑颈鹤又将如约而至。

黑颈鹤在草海越冬期间，有时在城市上空穿梭，有时在城市上方盘旋、列队，一次次为这座城市带来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黑颈鹤飞进草海

王近松

▶▶▶译者说

聚光灯下的“隐身术”

黄荭

2024年10月14日，法国贝阿恩学院评委会全票通过，将首届格洛丽特·德·纳瓦尔文学奖授予苏菲·玛索于2023年5月出版的《暗河》。颁奖词称这部由13则短篇小说和7首诗歌交织而成的文集是“各年龄段女性生命的回响，折射出她们多样的存在及爱的方式”，评委们盛赞这本书“带着新小说派的影子和诗人普雷维尔的印记，文字拿捏到位，在清新和深沉之间切换自如，尽显作者对写作矢志不移的热忱”。

这位1966年11月17日出生在巴黎郊区、14岁因完美塑造电影《初吻》中薇卡一角而踏上璀璨星途的“法兰西玫瑰”在2025年3月19日的颁奖典礼上激动落泪，泣不成声。

“没有什么比写东西被人理解、被人倾听更美妙了……对我而言，不去演绎别人的故事，而是把我的感受说给自己听，这非常重要。”谈到文学创作，苏菲·玛索坦言：“写作更难，因为句子不是现成的，每一个句子都要独自去找，而如果是拍戏，有现成的本子，演起来就容易多了。”她非常珍视阅读和写作对她的滋养：“我知道多亏了文学和书籍，为我打开了世界的大门……”这个奖项无疑给予了她极大的鼓舞，看到她已写作得到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她也由衷地希望这份美好“能一直延续下去”。

《暗河》是苏菲·玛索的第二本书，从整体上看，和她1996年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说谎的女人》一样，一眼就